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元夕灯影千年情

周春梅

元宵节,古称上元节,始于汉朝。正月属农历元月,古人称夜为“宵”,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由此得名“元宵节”。

辛弃疾在那首著名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,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盛景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这场景让常觉年味越来越淡的现代人羡慕不已。盛装出行的女子,头戴在今天看来颇为陌生的华丽饰品——“蛾儿雪柳黄金缕”。我查阅相关资料得知:“蛾儿”又称“闹蛾”,是用丝绸或彩纸剪成蝶、蛾、虫等形状,粘在细竹丝或金银线上,行走时颤动如飞蛾扑火,对应名中之“闹”字。“雪柳”是一种绢或纸制成的头饰,形似柳枝,洁白如雪,常缀珍珠、金银丝。“黄金缕”,则指饰物上缠绕的金色丝线,或泛指饰物的华贵材质。一说“黄金缕”与“雪柳”为一物,即饰有金线的雪柳;也有解释为独立饰物,如金丝编织的缕花。

想象那些美丽的女子莲步轻移,珠翠轻摇,笑语盈盈,暗香浮动。但词人在一片繁华热闹中,却只寻找那位如秋水蒹葭般美好的伊人。结句中那灯火阑珊处的伊人,至今仍令人心向往之而不得,怅然若失。而在现代

作家施蛰存先生那里,这位如在画中般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,却走出了画框,变得有血有肉,触手可及。

施蛰存写于1929年的小说《上元灯》中,有一位羞羞怯怯、大有黛玉之风的少女,时而满面红霞,时而珠泪欲堕不堕。她以两缕柔黑的眼波抚触人与物,多情而天真,眼波所及之处,随其喜悲,或春意盎然,或秋风萧瑟。这位如此美雅的少女还有一双巧手,能制作各式各样的精巧花灯:材质不一,纸的,纱的,绸的……形状多变,六角形的,方的,鲸鱼式的,高楼式的……她手持那座高楼式的彩灯亭亭地、笑盈盈地站在一只方凳上。这场景如此动人,让我联想起林徽因那首著名的诗: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;笑响点亮了四面风;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,黄昏吹着风的软,星子在无意中闪,细雨点洒在花前。”当她从凳上一跃而下时,娇羞怯弱的黛玉,又秒变英姿飒爽的史湘云。总之,一个如春花般明媚的少女,将元宵节所处的凛冽寒冬,变成了春光融融的四月天。巧的是,这个将春天带到人间的少女,也给她手中这盏楼式纱灯取了一个古雅的名字——“玉楼春”。

然而,这盏“玉楼春”,还不是小

独钟。

由此一想,吃“煨萝卜”是讲究年龄的。醇厚的“煨萝卜”就像千锤百炼的光阴,唯有经历风雨的老人才能品出那种特有的丰富与绵长,而年轻人、小孩子则难以体会其韵味。

萝卜

祁文斌

祖母“煨”萝卜得心应手。她先挑一个壮硕的大个头萝卜,洗净后切块,厚薄适中,径直放入砂罐;再将少许肥肉片或细小鱼虾下锅稍作煎炸,添进罐里,放盐加水后,用灰把别住罐口,递进灶膛。不用多费心照料,约莫半

谈愤怒

张建新

对方所伤。你在愤恨对方,对方也在愤恨你。

只要愤恨就会失去基本的判断,愤恨时做出的决策几乎都是错的。麻烦的是愤恨者还觉得无比正确,因为身在黑夜之中眼睛看到的就是黑夜,那颗愤恨的心本身就是错的,如何能正确、正常、正规呢?

那么如何制怒、止怒与知怒,回归理性呢?

愤怒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去

说中最精致的一架花灯。在灯和情的一层层铺垫、一重重点染之后,小说中引出了一盏作为定情信物的淡青纱灯,“四面都画着工笔的孩童迎灯戏,十分的古雅”。是少女特意仿南宋画院本所画,足足费了两天工夫才完成。她将其藏在私密的卧室之中,只留给心爱之人。最后,小说中的“我”提着这盏灯,穿过“花市灯如昼”回家,其欣悦之情,也感染了近百年后早已远离少年心境的我。至于最后两人是否能跨越小说中“我”那件脱了线脚的旧袍子所暗示出的贫富差异,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阻挠,似乎已不再重要。人生曾有过那样青春欢畅的时辰,夫复何求?

有论者评论这篇小说:“经历‘得灯’、‘失灯’、再次‘得灯’的波折,二人从思慕到误解,从误解到求证,又从求证到心照,体味了初恋的种种款曲。少年的纯真与敏感、初恋的欣悦与迷惘、小儿女情状、猜谜般的对话,缠绵动人,如同“宝黛”爱情的平民版本。”此评颇为精当。而元宵节,则为这样一个“宝黛”的微缩平民版故事,提供了一个更有民间风味、烟火气息、热闹欢腾的背景。

我所在的城市南京,每年元宵节,都会在夫子庙举办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,其人流密集程度,连“游人如织”“摩肩接踵”这样的成语都不足以形容。亲临其境,体验“人挤人”的非凡热闹,是一种过节方式;在安静的家中,伴着一盏年前从夫子庙买回来的“马上福至”的花灯,阅读这样一篇颇有古典意韵的小说,重回旧日时光,倒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。

个钟头之后,灶膛内便已水声鼎沸,香气四溢……

而今回想,“煨”萝卜之所以得用罐子“焖”,而不是锅煮,是因为不同的烹饪方法决定着萝卜味道的差异。文火慢煨——慢工出细活,慢煨见深味。“煨”萝卜忌急,“煨”的时间越长,“煨”出的萝卜吃起来便越浓郁、甜美。

如今,冬天里,我有时候也特意“煨”萝卜,只是没有土灶,用的是天然气。我觉得,或许“煨”萝卜的本质意义不在于“吃”,而是从“煨”的过程中,体会岁月的“慢”,像祖母那样,于朴素与平实里去感受生活的深邃和辽远。那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永恒真理。

判断,不去思考,这叫止损。只要判断,只要思考,必定会殃及正确和美好。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隔离,不要让愤怒如病毒般传染散播开来。第三件事是把自己放大,不要停留在自我世界中。这叫廓然大公,就是人要有格局。格局就是大局、全局。人只要一自私,一阴暗,一狭隘,就是要怒了。第四件事是让自己说话的速度慢下来,只要慢下来,怒气就会减少,思维便会加快。第五件事是应对怒。所谓应对,就是我们明白了怒的伤害、原理和对策,就该可怜愤怒者,帮助他平息怒气。

如此,我们才能宽怀、祥和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。

星期文库

《杨家将演义》与杨家将戏之二

弟兄相会五台山

贵翔

《杨家将演义》第十九回“瓜州营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”中,讲述杨家将被番兵所困,杨七郎到瓜州搬兵,反被潘洪乱箭射死抛尸黄河。七郎尸体被冲到岸边后,被六郎延昭部下打捞上来,埋在黄河岸边。延昭再次单骑冲入胡原谷,要搭救父亲,却只见李陵碑旁横倒一人,看不清面目,凭借腰间所系丝绦知道是老父的尸身,遂抱尸痛哭,后用佩剑掘开沙土,将父亲尸体掩埋。当他勒马转身要走出原口时,却被番将包围,难以脱身。在此危急关头,忽从山后杀来一将,手起一斧,把为首的敌将劈于马下,并杀散番兵,救下了延昭。此人正是已在五台山为僧的五郎延德,弟兄二人相抱而哭。随后,弟兄一起登上五台山,坐在方丈室内,再叙离别之苦。六郎向五哥哭诉了杨家将被奸贼潘洪陷害的经过,说到老爹碰死在李陵碑下,七弟又被潘洪射死时,泣不成声。五郎也是气满胸膛,嘱咐六弟速去御前告状,为父亲、弟弟昭雪申冤。六郎在寺中住了一宵,次日一早奔向汴京告状。

根据小说中杨氏弟兄相会五台山情节,编演的京剧名为《五台会兄》,又叫《五台山》,但故事内容与原著有所不同。剧情大意是,六郎杨延昭奉母命到北国盗取先父骸骨后,途经五台山,夜宿兴国寺。寺内有位僧人觉得六郎面熟,与其搭讪。交谈中,六郎也觉得这位高僧很像自己出家多年的五哥。由于弟兄失散多年,不敢贸然相认,就相互盘问。最后,终于弄清对方身份,弟兄相认。五郎在得知兄弟此行已从北番盗回先父骸骨,又抚骨痛哭一场。忽然,闻听山下人喊马嘶,原来是番兵得知六郎盗骨后,前来追赶。五郎早已怒火中烧,手提兵刃,下山杀退敌兵,并护送六郎下山,弟兄二人洒泪分别。

《五台会兄》是一出花脸与老生的对儿戏,但花脸演员,也就是杨五郎的戏份更重。当年,金(少山)派花脸名家王泉奎,嗓音高亢洪亮,气贯长虹,功架优美,出演杨五郎最为拿手。天津著名裘派花脸邓沐玮先生,曾师从王泉奎先生,这出《五台会兄》得到过真传。“音配像”剧组在录制这出戏时,就请邓先生为王泉奎配像。为更好地再现王先生的舞台风采,对艺术高度负责的邓先生,特意拜访了王先生的得意弟子王继奎。不想此时,继奎先生已身患绝症,生命垂危。当听说邓先生是为给《五台会兄》配像,特意求教,立刻兴奋起来,让家人给他注射葡萄糖,恢复体力,一丝不苟地给沐玮先生说戏,让我们感悟到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崇高品质。

在各种各样的蔬菜里,萝卜算是庄户人家最熟悉的家常菜了。

常言说“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”,但一般说来,人们饮食习惯中的“萝卜之爱”归属于冬季。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找郎中开药方”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养生之道。

而我相信,在很久以前故乡贫瘠、困顿的日子里,吃萝卜也是一种化平淡为丰饶的体验。记忆中,祖母特别爱吃萝卜。她爱吃的萝卜,不是切丝清炒,而是切块后,配上几片肥肉或少许小鱼小虾,再用砂罐焖熟的“煨萝卜”。那“煨萝卜”吃起来,口感软和敦实,滋味鲜甜。其实,青睞“煨萝卜”的远不止祖母——老家其他上了年纪的人,对“煨萝卜”也都情有

愤怒,如刀剑刺身,是对不如意的自残。动怒一次,就如同用刀剑割伤自己身体一回。世间几乎没有比愤怒更伤人至深的情绪了,它像病毒一般,传染于无形、无知和无意中。

愤怒者有很多愤怒的理由,如孩子不听话、工作不顺心、生活不幸福等。但愤怒者却忘记了那本不是别人的错,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。

《大学》说:“身有所忿懣,则不得其正。”忿懣,是因愤怒而恨的样子。

每个人都是愤怒在先,恨意随后,所以叫愤恨。愤怒,不单是自己伤自己,同时被

云说

家风

